



谷雨后的一个周日，春光明媚绿意盎然，大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与光彩。

“走啊，挖野菜去啊？”早饭后，妻子瞅着我 and 女儿说。“好啊！”还没等我说话，女儿表现出极大的兴趣。于是，确定好挖野菜的大概地方，我们带上铲子、兜子，驾着车，沿县城宽阔平坦的马路向安恕镇方向驶去。妻子和女儿打开车窗，用手机拍摄着窗外的沿途美景。

拐过一个山坡，聚龙潭水库映入眼帘。水面雾气缭绕，山村笼罩在轻纱般的薄雾中，时隐时现。聚龙潭的水，碧绿得像一块翡翠，在阳光的照耀下，水面就像披上了一件金光闪闪的衣裳，瑰丽无比。

七八分钟的样子，我们来到了赵家六组路段。路边的一片空地吸引了我们——凭经验，这里适合各种野菜的生长。

田野里杏花、梨花、樱花竞相绽放。花影中，农民正忙着用机械施肥、打垄、播种。

我们顺着路边的田埂走进这片开阔地。这是公路和耕地之间的一片栽有白蜡树的涵养林地。明媚春光里，这一排排年轻的白蜡树上缀满了绿色的芽儿，淡黄色的花朵很小，但十分精致。地里长满了狼尾草、白茅、牛筋草，这几种草依旧枯黄，只有茵陈蒿和蒲公英（婆婆丁），浑身通绿。

“哎呀，这么多‘婆婆丁’！”

妻子兴奋地尖叫起来。

那一棵棵、一丛丛的翠绿的婆婆丁让人目不暇接！我们几乎不知从哪下手，不管大小，照挖不误。后来，干脆“择优录取”，小的、看不上眼的一律“放过”，专挑个大叶宽的挖。婆婆丁家族比较“团结”，大多是抱团生长，好几棵根儿长在一起，这样的不太好摘。个头大的“独苗”摘起来容易得多。

薛成龙

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。拿起一棵鲜绿的婆婆丁，我忽然嗅到一股久远而又似曾相识的味道。我家祖籍山东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山东连年干旱，家里人口又多，就常有左邻右舍送来各种野菜接济。母亲也常挎着筐，踩着小碎步到山坡、河套边、田间、果园去挖野菜。把野菜、树叶掺上少量粮食做成粥，全家人用以果腹。

母亲尽量变换着花样去做，生吃、开水焯了吃、炒着吃、凉拌吃；还有菜粥、菜饼子、菜饺子……那些苦涩的野菜，经过母亲的精心调制，居然变得有滋有味。

为了贴补家用，也为了改善贫苦的生活，家里每年都要养一两头猪、几只鸡、鸭、鹅。解决它们的食物来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于是，母亲每天都起早贪黑割猪草、挖野菜。有一次，天空突降大雨，母亲猝不及防，把装满野菜的菜筐扛在瘦弱的肩头匆忙往回赶，跑回家时浑身上下早已湿透，一个劲儿地打冷战……

我上小学的时候，每天放学回家扔下书包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筐，和三五个要好的伙伴儿，走向广阔的田野去挖野菜。曲麻菜、荠荠菜、苋菜、灰菜、蒲公英、苦碟子……这些常见的野菜，农村孩子没有不认识的。山沟里有不深的水泡子，我们常光溜溜地跳进去洗澡。有时，我们会偷着去生产队地里挖几个地瓜，或者薅几棵即将成熟的黄豆，在地边拢一堆火，吃烧毛豆、烧地瓜，一张张小嘴吃得黢黑黢黑的。碧草如茵，鸟鸣啾啾，田野和大山里，飘荡着我们稚嫩的歌声和纯真的笑声。

“你小时候有气管炎，一个劲儿地咳嗽，可重了！偏偏爱吃野菜蘸酱。咱家吃大酱，每回都得偷着放在炕桌下面……”母亲在世时，曾多次跟我说过。

几十年过去了，老人家的话犹在耳，连神态也十分清晰。遗憾的是，今天，当我们可以天天吃大鱼大肉的时候，母亲却过早地离开了我们。

天将晌午，带来的两个兜子已装满了野菜，在和煦的春风中，我们驾车返回县城。回到家，妻子把择洗干净婆婆丁端上桌，还炸了一碗鸡蛋酱。婆婆丁和鸡蛋酱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清香。平时在家基本不喝酒的我兴致大发，倒上半杯小烧酒，野菜蘸着鸡蛋酱，悠悠地吃了起来。这刚破土而出的原生态的野菜吃起来的确别有一番滋味！

我对野菜的独有的情感早已融入血液之中。它们生于田野，默默无闻。不管冬天多么寒冷，当春天来临，一定会绽放出生命的绚丽！

春来野菜香，童年永难忘。野菜联系着乡土与自然、亲人与邻里。困苦岁月里，它芳香着我们全家人饥饿的肠胃。幸福生活中，咀嚼的不仅是它苦涩中浓浓的清香，更是对那个无忧无虑快乐童年的无限怀念，以及对慈爱母亲的深切怀念……



荠菜

罗鸿

荠菜在田野里铺起一层薄薄的绿地毯时，寒风正凛冽，春天的脚步还迟迟没有到来。贴着泥土生长的荠菜就像绣在地面的绿色花朵，每一片叶子都像花瓣一样鲜亮、滋润。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：“荠生济济，故谓之荠。”济济，就是众多的意思，荠菜是草本，偏旁的三点水换成了草字头。这朴实生动的名字，就像荠菜在大地上匍匐丛生的姿态。

腊月总是带着油腻的滋味转入正月的，我们多么渴望有一种新鲜滋味代替那些吃厌了的鱼肉，菜市场却总让人失望。那么此时，我们只需要带一把小锹一个篮子，去野外走一趟，就会满载而归。园子里的菜靠播种、施肥、除草，靠汗水和辛劳才能换来收获，田埂上、山坡上的野菜却来自大自然的恩赐。荠菜比别的野菜更早发芽，上天派它来，似乎为了考验我们对时令的敏感程度，要给我们特别的奖赏。看到一大片一大片的荠菜在风中频频挥手时，我们就像发现了一个取之不尽的宝藏。今年在这里播了荠菜，明年此时再来，又是一大片。只要人类不去霸占它们的地盘，它们就会定居于此，我们就可以取之不尽掘之不竭。好多庸常的日子都可以因荠菜的清香变得与众不同。播荠菜，也因此有了仪式感。我们拿着平常种花的小锹朝着荠菜根部插下去，往上一提，一棵胖乎乎的荠菜就脱离土壤，被扔进篮子了。这个过程简单而轻松，收获的满足感足以让人忘记生活中的种种压力。

洗过的荠菜更加青翠，一刀切下去，“嚓嚓”的声音里似乎有饱满的汁液在迸溅，那新鲜的气息更是让人沉迷。把荠菜末和鲜肉馅搅拌均匀做饺子，热气腾腾地出锅，咬上一口，春天的蓬勃气息都在舌尖回荡。

荠菜还适合做腌菜、羹汤，《雅雅》里说：“荠味甘，人取其叶作菹及羹亦佳。”菹，就是腌菜。我不喜欢吃腌菜，觉得把鲜嫩的荠菜做成酸咸的腌菜实属可惜，但想古人没有冰箱，此计大约是为了保存，便也原谅了这暴殄天物之举。还是做荠菜羹更好，先别说那香醇的滋味，仅仅是碧绿的色泽就让人食欲大增。东坡先生诗云：“时绕麦田求野荠，强为僧舍煮山羹。”想想大文豪在田野里瞪大眼睛寻找荠菜的样子，隔着千年的时光，竟也觉得亲切，他大约和我们一样馋荠菜吧。

天气转暖，荠菜就会抽出花箭，开出一片小白花。此时的荠菜中看不中吃了——世间哪有两全之事呢？荠菜花凋谢后，会长出一枚枚心形的果实，青绿色、在花茎上倒垂着。小时候，我们喜欢扯断花茎，把果实轻轻扯下，让它们耷拉着脑袋挂在花茎上，再放耳边轻轻摇晃，就能听到种子“刷刷”跳跃的声音，真是奇妙啊。

“三月三，荠菜赛仙丹。”老人们说，这一天，荠菜胜于中药，能健胃消食。每年此时，我们去田野里专找结了果的荠菜，将它们连根拔起，洗净，铺在锅底，掺水，放入鸡蛋，等鸡蛋煮熟，敲破鸡蛋壳，再煮……等鸡蛋白透出晶莹的绿时，就着浓绿的汁水吃那带着草木清香的鸡蛋，荠菜染绿田埂的景象又浮现在眼前。我们感谢上天的馈赠，默默期待下一个春天。



榆钱

刘立和

又到五月，家乡的榆钱可以吃了。

榆钱是榆树的果实，其形状如铜钱，挂满枝头时，就像一棵摇钱树在风里摇曳。一串串浓密的榆钱晶莹剔透，撷一把放到嘴里嚼一嚼，还带点甜味。

榆钱的保鲜期仅仅一周左右，之后色彩变白，榆树叶发芽生长，榆钱失去水分干燥枯黄，种子成熟，口味不再甜美。

它们纷纷随风飘落，翅果会借助风的力量让自己飘得很远，遇到合适的环境，便会生根发芽。

小时候爬树撷榆钱吃如家常便饭。

当榆钱成熟落地或聚集小土坑或被风吹到某个角落，我便跑过去用手捉起，放置手心，双掌合力揉搓，迎风一撒，落到手里的榆钱种子丢进嘴里轻轻地咀嚼，天然物种果实的香味氤氲了整个美好的童年……

东晋陶渊明就在《归园田居》中写道：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。

我家屋后的那棵老榆树，不知哪一个春天落下的种子，跨过了千里万里的距离，被风吹到这里来。

等我们发现的时候，它已经长到一米多高了。家人不舍得拔掉，一直留到现在，屈指算来，已经过去二三十年的光景了。

其实榆钱的吃法很多，凉拌、包饺子、蒸包子、熬粥都可以，不用用什么方式都掩盖不了榆钱诱人的鲜美。

当年，邻居大娘子多，口粮接济不上，叫孩子上树折回树杈子，用榆钱和苞米面和在一起做榆钱窝头，全家十多口吃得满屋生香。

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已经把吃榆钱的故事当作笑话听了。

20世纪80年代有一首《采榆钱》，那甜美动听的歌曲仿佛一下把我们带回遥远的童年时代……

东家姐 西家娃
采回了榆钱过家家
一串串 一把把
童年时我也采过它
那时采回了榆钱
不是贪图那玩耍
妈妈要做饭
让我去采它
榆钱儿永远吃不完
尝一口永远不忘它
……

春色满园关不住

张西武

“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。”周末一大早，妻子就迫不及待地带我和儿子去梅园赏花。她们穿梭在满园春色里，又是拍照又是录像，陶然而醉。我跟在后面笑道：“年年看还没看腻，不就是一片杏花嘛！”

妻子反驳道：“杏花不美吗？它可是诗人笔下的精灵，你最喜欢的不就是‘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’吗？”女儿抢道：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”儿子也不甘示弱：“沾衣欲湿杏花雨，吹面不寒杨柳风。”

说起来这片梅园，让我想起了光阴里渐渐淡忘的一段往事。十几年前，初到小城，有一年五一前夕去江心岛公园游玩，意外发现一片花海，就像陶公笔下的世外桃源一般美妙，又令我想到黄蓉的桃花岛，一时间兴奋不已。可惜我来晚了，花瓣已经纷纷飘落。

第二年过了清明，我就开始惦记心中的桃花源，隔三岔五就去公园看花开没开，好和妻子去赏花。东北的春天异常寒冷，时不时飘点小雪，花苞迟迟不肯绽放，我渐渐厌倦了，一连好几天没有去公园。等我想起再去的时候，又错过了最好的花期。在花瓣飘零的花海里，我发现了一块花岗岩石碑，上刻“梅园”二字，背面刻着“梅花香自苦寒来，宝剑锋从磨砺出。”原来这是一片梅花。

第三年春天，我总结了经验，算准了花期，但是遗憾的是那几天，我和妻因一点小事争吵闹翻了，几天后和好如初，再去赏花时，花已落尽。后来的几年花开时，我们有时能赶上，有时错过。常常因为孩

子小、家庭琐事缠身，没有心情去赏花。妻子说那不过是些山杏而已，以前农村漫山遍野都是杏花。我询问了一些园林工人，他们也说这就是杏树。我心中的桃花源、凌霄傲雪的梅花，那诗意的花朵在我心里仿佛失去了颜色。

岁月流转，花开花落，爱情的花朵也如梅花一样经历着风风雨雨。我三十七岁才跟妻子相遇，晚婚自然也给我的人生涂抹上暗淡的色彩，在甜蜜与苦涩参半的生活中，我们度过了三年之痛、七年之痒，曾经一地鸡毛的生活，终成其乐融融的幸福家庭，柴米油盐和粗茶淡饭开出了幸福的花朵，两颗心融入彼此的生命。

今年春风刚刚暖起来，妻子就嘱咐我下班去看看梅园的花是不是快开了。盼望着，盼望着，暮春的暖阳终于催开了花朵。眼前，妻子在一棵树繁花中沉醉的样子，让我想起了这段往事，我悄声自语道：“杏花就像我们的爱情一样！”正在我望着满树繁花慨叹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的时候，有资深旅游达人从旁边打断道：“这不是杏花，这是杏梅，是梅和杏的天然杂交系，花色比杏花更艳丽。”

我为此惊讶，这真是巧夺天工的结合，兼具杏花和梅花的美感和诗意，让人分不清是梅花还是杏花。正在我努力去分辨的时候，妻子在一旁嚷道：“发什么傻，管它什么花，只要漂亮就行，赶快来给我拍照啊！”

看着妻子陶醉如痴的样子，我幡然醒悟，究竟是桃花、梅花还是杏花，都不重要。每个人都有自己认为最美的样子，且不管它究竟是什么花，只要它盛开，我们只管享受它的美丽就好。

与梅花的相识，像极了我们的爱情，没有在最好的时间遇到你，却在遇到你的时候拥有了最美的时光，从陌生到相识，直至相知相依相伴。一千个人眼里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；一万个人的爱情，便有一万种模样。也许我们一辈子也说不清爱情的真谛，只管在平淡的生活中去享受人生的满园春色吧！

牡丹花开春城记

李松岳

北宋著名思想家、文学家、教育家周敦颐在其所著《爱莲说》写道：“水陆草木之花，可爱者甚蕃。晋陶渊明独爱菊。自李唐来，世人甚爱牡丹。”唐代大诗人刘禹锡在《赏牡丹》一诗中盛赞：“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”。可见，雍容华贵、国色天香的牡丹，自古以来便广受人们喜爱。

牡丹原产我国，栽培历史悠久。比如，我们熟知的河南洛阳牡丹，始于隋朝，盛于唐朝，宋朝时甲于天下。还有山东菏泽、陕西西安等地的牡丹，同样闻名遐迩。但让许多人想不到的是，地处东北、冬季严寒之地的长春竟然也有牡丹。在我的母校吉林大学附属中学的后身，就是建于20世纪90年代、占地面积达66公顷的长春牡丹园，其中栽植西北牡丹、中原牡丹以及国外各类牡丹上万株，颇具规模、蔚为壮观。由于受气候温度等影响，长春牡丹开放的时间比南方城市要晚一个月左右，基本上在每年的五月中下旬。

初识牡丹，是在初三下学期那一年，也是五月中旬的时候，为了考入理想中的高中，我和爸爸妈妈逐一考察学校、聆听宣讲。记得那天在吉大附中听完宣讲后，我们一家人步入牡丹园，正值春雨初歇，烟雨蒙蒙，和风细雨，特别是满园盛开的娇艳牡丹，一丛丛、一簇簇、一朵朵、五颜六色，高低错落，如同一幅水墨丹青的中国山水画，诗意十足，徜徉其中，如同人在画中游，甚是怡人。沿着木栈道，在每一丛盛开的牡丹前，我们逐一驻足欣赏。我最喜欢西北紫斑牡丹，花瓣白色，中有紫色斑点，因而得名。紫斑牡丹体型高大，枝条粗壮，颇有西北大汉彪悍威猛之风，玉树临风，与众不同。西北牡丹耐低温，比较适应长春冬季严寒，因此种植较多。其他牡丹，亦各有特色。

也许因为牡丹之故，我如愿考入吉大附中，与牡丹园做了三年的邻居。每日早晚，我从牡丹园中遥遥穿过。一年四季，我感受牡丹春生夏长秋落冬藏的变化。高中三年时间，近距离接触牡丹、欣赏牡丹，更加从心底深处喜欢牡丹，更加热爱能够赋予牡丹如此顽强生命力、催生如此绚丽花朵的北国春城。现在虽在外求学，牡丹花开春城盛景却在心头梦中萦之不忘。

